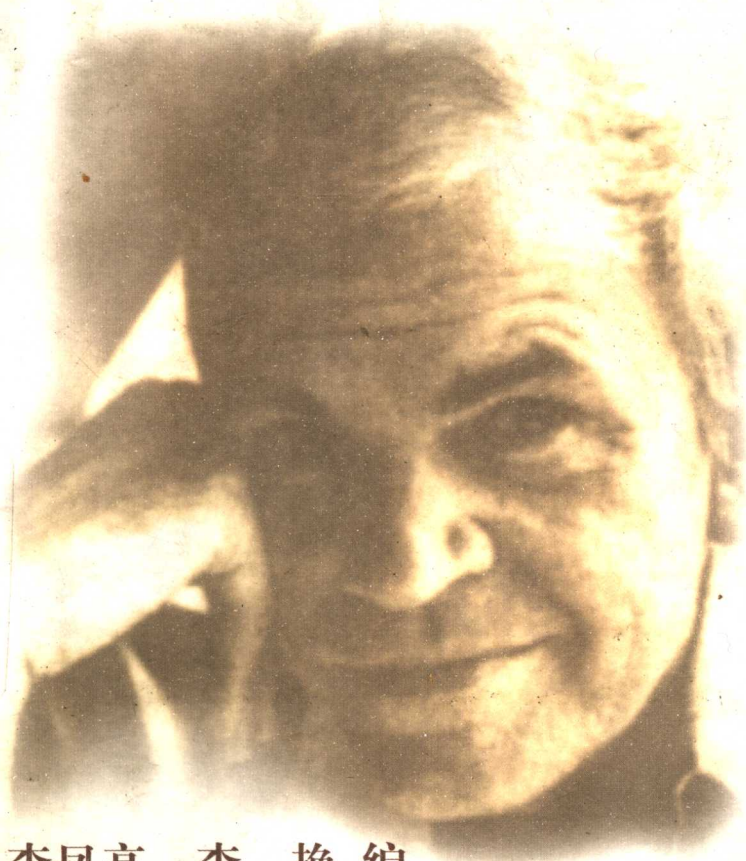


对话的灵光

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
(1986—1996)



李凤亮 李 艳 编

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 (1986-1996)

对话的灵光

李凤亮 李 艳 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的灵光: 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 / 李凤亮,
李艳编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5

ISBN 7-5057-1367-1

I.对… II.①李… ②李… III.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资料 - 捷克 IV.I52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2415号

书名	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
编著	李凤亮 李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丰华印刷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25 印张 485000字
版次	1999年1月第1版
印次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367-1 / C · 140
定价	41.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本书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九五”规划资助课题
“米兰·昆德拉小说文化系统研究”
系列成果之一

目 录

昆德拉:反抗绝对(代序)…………… 景凯旋(1)

后顾与前瞻:近十年来米兰·昆德拉翻译研究
述评(代前言)…………… 李凤亮(14)

第一辑 沧桑身世介绍

米兰·昆德拉在捷克时的作为…………… 蒋承俊(71)

哈韦尔谈昆德拉…………… 李义庚 周荔红译(77)

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之谜

——昆德拉现象和移民作家的命运…………… 余中先(89)

第二辑 作家系统研究

他开始为世界所瞩目

——米兰·昆德拉小说初析…………… 杨乐云(97)

复杂的交响乐…………… 乐黛云(107)

关于米兰·昆德拉的思考…………… 盛 宁(116)

存在:昆德拉的出发与归宿…………… 仵从巨(131)

“存在”之思铸就的形式

——论昆德拉小说形式的独创性…… 仵从巨(161)

别无选择:诠释“昆德拉式的幽默”…… 李凤亮(184)

大复调:理论与创作

——论米兰·昆德拉对复调小说的承继与发展

…… 李凤亮(204)

人的可能性与文的可能性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革命”…… 邵建(232)

铸造新的时代精神

——米兰·昆德拉的话语世界…… 俞吾金(257)

昆德拉对存在疑问的深思…… 艾晓明(279)

第三辑 作品个体论析

《可笑的爱情》译序…… 伍晓明 杨德华 尚晓媛(341)

一本禁书的坎坷历程

——《玩笑》评析…… 朱子仪(348)

诗的意义

——读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 吕新雨(359)

《为了告别的聚会》小序…… 景凯旋(368)

小说的新与奇

——由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笑忘录》所想到的

…… 杨扬(374)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解读小辞典

——米兰·昆德拉研究札记…… 张志忠(378)

《不朽》的反讽	白 波(395)
缓慢的一夜	
——读昆德拉的小说《缓慢》	艾晓明(404)
《雅克和他的主人》序	
..... [法]米兰·昆德拉著 高 兴译	(409)
探究存在之谜	
——《小说的艺术》读后	周国平(423)
《被背叛的遗嘱》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	余中先(431)

第四辑 域外之音传布

“一只价值论的牛虻”	
——美国评论界看昆德拉的小说创作	
..... 杨乐云	(443)
米兰·昆德拉访问录	
..... [美]露意丝·奥本赫姆著 段怀清译	(459)
米兰·昆德拉谈话录	
..... 乔丹·埃尔格雷勃里著 杨乐云译	(467)
介绍米兰·昆德拉	
..... [美]菲利普·罗思著 李永辉译	(494)
米兰·昆德拉访谈录	
..... [法]安托万·德·戈德马尔著 谭立德译	(503)
《笑忘录》跋	
——菲利普·罗思与昆德拉的对话	

- [美]菲利普·罗思著 高兴译(518)
- 米兰·昆德拉和小说的未来
- [法]莫里斯·纳多著 全小虎译(529)
- 交流与可疑的整合
- 对米兰·昆德拉《笑忘录》中“丢失的信件”一章
的例析 [美]奥斯汀·S·巴布劳著
李艳 译 苏稻香 校(535)

第五辑 中外作家比较

- 关于昆德拉和“昆德拉热”的对话
- 王晓明 夏中义(565)
- 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
代文学的启发..... [美]李欧梵(575)
- 重提小说的认识价值
- 米兰·昆德拉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启示
..... 王彬彬(594)
- 玩笑的背后
- 王朔与昆德拉小说比较..... 杨 晴(606)
- 所谓事业
- 兼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红楼梦》做一种
比较..... 王彬彬(614)
- 诗意写实主义:东西方叙事美学的实证与互阐
- 对曹雪芹、马尔克斯、昆德拉的一种比较
..... 李凤亮(643)

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卡夫卡与米兰·昆德拉

..... 李晓林(679)

第六辑 文本翻译争鸣

爱是最难的事..... 孟 湄(701)

被改写的昆德拉..... 施康强(712)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两个中译本的

比较分析..... 萧宝森 林茂松(720)

附 录 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目录

..... 李凤亮 辑(735)

后 记 李凤亮(762)

昆德拉：反抗绝对

(代序)

景凯旋

近 20 年来，本世纪外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一直都是中国作家和读者争相追慕的对象。文革造成的最大灾难，莫过于我们已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国外文学的译介，给我们带来说不尽的新鲜感。接受是全面的：从内容到形式，从感觉方式到叙事语言。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文学便踉踉跄跄走完了世界文学的百年之路。由于极度的干涸荒凉，心浮气躁，借鉴往往带着一哄而上的热闹，学步总是透出缺乏底气的张扬。但毕竟标尺已立起来了，经历了一番东南西北的对焦之后，视野中一些作家作品如走马灯显现又隐去，更多的则是在远方消失。而焦点却渐渐清晰。大概是在 80 年代中期，南美的马尔克斯，东欧的昆德拉先后悄然兴起，先是在作家的圈内，然后是在学者的斗室扎下根来，话题历十年而不衰。原因是多方面的，这背后，应该有着某种出于定位

的考虑，一种基于自觉的选择。优秀的文学作品没有国别，但在相似的土地上对话，无疑有更加亲切的认同感。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19 世纪的东欧文学是他们的启蒙良师，他们最初的文学品味和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即来于此。也许是苦难的魅力，使他们心向往之的吧。在那片阴湿的侵蚀平原和山地上，走着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哈谢克、裴多菲、伐佐夫等人的身影。而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地理概念，东欧文学首先还应包括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即使略去 19 世纪不算，本世纪那些耀眼的名字，如普宁、扎米亚丁、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也足以使这个世界叹为观止了。不能不承认，只要有人间的不公和文学的理想存在，那块斯拉夫的辽阔土地就永远是迷人的。

或许是出于这一背景，昆德拉现象才会在中国长期受到关注，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不管是正确的解读，还是误读，作家本人在中国赢得了比其本国更多的读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昆德拉自己在许多场合却一再认为，捷克从不属于东欧。在他看来，东欧只是雅尔塔会议产生的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虽然地处中欧的捷克，跟俄罗斯一样属于斯拉夫族，但早在公元 9 世纪，那里的住民就已建立起自己的文明，后来又大都笃信天主教和新教，幸运地经受了文艺复兴的洗礼，领略了漫漫中世纪之后的曙光。因此，在人文地理的版图上，捷克应当属于西欧才是。物换星移，统一的东欧早已化为陈迹，就连捷克斯洛伐克也已分解为两个国家。只有过去年代写成的文字，还在述说曾经发生的事情。今天，这样的分辨真的还有意义吗？

但在心理上回归西欧，却始终是昆德拉的一个情结。使他最为心仪的，是18世纪英国的斯泰恩和法国的狄德罗，还有更早时期的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有时候，他似乎比任何一个西欧作家都要更加认真地维护这笔遗产。无独有偶，这几位作家都曾写过漫游的故事，故事中主人公离家出发，去周游世界，然后又自由地回家。随意的叙事中，有自为的生动和精神。在昆德拉的眼里，这种无目的的漫游代表了现代小说的种种特征，这就是写作小说的自由状态，本质上的游戏态度，没有时空限制的观念。更重要的是，欧洲小说的兴起伴随着上帝的离去，在工具理性日益简化我们所生活的星球的时候，小说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胡塞尔所说的“生命的世界”。

从一开始，欧洲的小说家就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他无意中充当了上帝的角色，在真实生活中谁也无法肯定的人和事，在小说中却往往被全知全能善恶分明地讲述出来。没有了上帝的裁决，要独自对一个纷繁的世界做出近乎绝对的判断，是需要勇气的。但即便如此，也要冒极大的风险。说小说家能洞彻一切，其实是欺人之谈。

欧洲小说的产生是与怀疑主义的兴起相伴而来的，在后者它的精髓就是承认事物的相对性和不可知性。事实上，我们除了知道自己的内心以外，不能知道任何其他。这对于作者和读者都一样。比如，在欧洲早期小说中，或在后来福楼拜、契诃夫描写日常性的小说中，除了对小说家的价值观有所了解外，我们对生活中的人仍然是一无所知。由于小说处理的永远是部分真实，我们无法（也无权）判断生活原

型的对或错。今天,谁还能用正面或反面人物的框架来对待那些世界名著吗?当然,如果有人愿意相信自己是上帝的话。回过头来看,也许我们自己的生活比许多最卑微的书人物还要更缺少亮色,还要无奈。所以在那些第一流的小说中,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生活中人与事的不可确定性。

应该说,意识到事物的全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精神发现之一。这种缘于文艺复兴启蒙和理性的价值指向,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西方的小说中。两个世纪来,欧洲小说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条路径,向人的内心进发的。没有了电脑和飞机,还可以用笔和马,可要是没有了人心的复杂性,这个世界将会变成千万块平面镜子中的影像。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甚至异常艰难。它不但需要宽容和同情心,还需要一种可称之为民族阅历的东西。在宗教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人们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昆德拉热的一派繁荣中,也有不少语言解读的问题。争论的最多的,恐怕还是 Kitsch 一词。这个源于 19 世纪浪漫主义的德文词,经过广泛的流转,早已正式地进入了所有的西方语言。它的原意是指戏剧艺术上的吸引公众,矫揉造作,包含了矫情、虚假和趋时的意思。中译本将其译成“媚俗”,后来被许多学者所驳正。因为在语言转换中,中译不可避免地丢失了原词的许多内涵。比如,二者的基本向度就有不同:媚俗是跟着公众转,而 Kitsch 则是让公众跟着自己转。尤其在昆德拉的语汇里,它还被自我作古地还原为最初

的形而上含义，“媚俗”的意味已经更少了，多数情况下，往往是指一种美化思想、拒绝真实的姿态，即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思维与行为定势。按照昆德拉的解释，Kitsch 就是“将人的存在中本质上不能接受的一切排拒在它的视域之外”。

定义应该是清晰的。昆德拉借助这个概念，反对的是当时的冷战思维，是本世纪的意识形态话语。只不过在译成中文时，由于其中丰富的历史内容，不太可能找到一个恰好对应的现成词。后来的多种场合下，无论作家本人对这个词还作过什么解释，至少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把它解作“自以为是的绝对”，也许更符合作家的本意。因为说到底，人是往往易被自己建立的价值所迷醉，最终走向独断的。

话语的误读，在中国曾造成一场文化论争中的颠倒的笔仗，这是另话。

既往若干世纪，宗教曾经占据过价值的中心位置，至高无上地统治过人类的思维。但当现代小说伴随理性在欧洲大陆出现时，它尚未来得及施展绝对的威风就已衰落了。在小说的进程中，宗教其实并没有发挥多少主宰的作用。个别作家絮叨的说教，也被淹没在小说饱满的人物形象之后。接下来的漫长的时代，历史的概念被引进小说，它取代宗教君临一切，并且许诺未来。在历史巨大的探照灯光下，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明快，洞若观火。循着这种规律和秩序，必须放弃复杂性，放弃私人生活。人对意义的需求再次统制了人的思维，绝对的概念又重新成为时代精神，生活的日常性犹在，而小说所关注的“生命的世界”，却被遮蔽了。

小说渐渐变成历史的一面镜子。从此以后，小说中的时

间取代了空间。天空和河流不再映现，自由漫游的时代消逝了。踏上征途的旅人，那些唐吉珂德、庞大固埃、鲁宾逊、项狄、雅克的后继者们面前，只有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结果小说增加了一项证明的功用，却丧失了诸种发现的可能。而当历史把个人压缩为零的时候，昆德拉发现，只有一个绝对真理的世界，同他所说的“小说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不仅如此，所谓自以为是的绝对，其实也是东西方奉行的同一原则。《生活在别处》中，作家引用了 1968 年巴黎学生在墙上书写的口号：要么一切，要么全无。而在几乎同一时期，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萨宾娜面对德国青年的反共游行宣布：我的敌人是自以为是的绝对，不是共产主义。的确，在这个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的世界上，人人都自称掌握了唯一的终极真理，并且拥有绝对的裁判权。可惟其不容置疑的肯定和自信，大地上才会有压迫和苦难。对此，昆德拉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了一句古老的希伯来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对于自以为是的绝对，对于本世纪基于绝对的各种思想，这或许是最佳的提示和注脚。

而绝对源于激情，怀疑则来自理性。受到欧洲 18 世纪思潮的影响，昆德拉的小说，就是在美学上高扬反抗绝对的旗帜。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界，他先是反抗历史运动的绝对，后来他又反抗公众社会的绝对。在他看来，小说的精神就是相对性和不明确性，是怀疑和探询。必须承认，事物不能用规律来简化，甚至来代替。因此，他从根本上质疑一切作伪的理想，激情，浪漫，崇高，甚至自由。

小说是作家思想的展现。在昆德拉所有的小说中，其中

心人物都不是那么绝对，善恶分明。他们不好也不坏，只是一群充满怀疑的个人，随时警惕各种基于绝对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价值是可信的，人与人之间建立不起真正的关系。比如萨宾娜，她一生都在拒绝表面的现实，探寻事物的核心，这种怀疑使得她浪迹天涯，漂泊不定。对她来说（也对昆德拉来说），绝对的概念导致了人类理性的消亡，导致了本世纪的荒诞可笑，但质疑绝对的结果，却使她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思想沉沦。由于彻底抛弃了绝对，生命也就失去了任何不需究明的立场。是不是因为这一点，存在才变得难以承受的轻？

人物一经产生，就会有其自身的逻辑结局。这是人物的命运，还是作家的命运？

中国的作家学马尔克斯，学他的营造氛围，尤其是他的言说方式。《百年孤独》开头那句“多年以后……”的句式，在十来年的中国小说中比比皆是。但明显学昆德拉的似不多见，他的形式属于更加前卫的一类。音乐被他引进小说，形成一种被人们称为“复调”的结构。其中的作者和人物，过去和现在，梦和现实，往往在同一个故事层面上展开。这一点，乐黛云先生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中，已作了精辟的分析。也许正是缺乏素养的底子使人们最终望而却步的吧。显然，他的学识和才智，也是一个难以攀越的障碍。

昆德拉的影响之于中国人，其实是在他的思考。尽管强调事物的模糊性，他的主题却异常地鲜明。在他早期的小说中，关于迫害的主题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对现实不满，个人

受到政治迫害，家庭也遭遇连累。这种情形是我们所熟悉的。叙述文革的中国小说中，受害者往往以善的面目出现。但昆德拉则不同，他的主人公往往既是受害者，又是施虐者。只要压迫还存在，憎恨和报复就会像癌细胞一样生长。不知是可供选择的手段有限，抑或是波希米亚人的根性使然，他们向过去报复的唯一方式就是性爱，赤裸裸的灵肉交换，充满欺骗和掠夺，最终人人都落进了一个荒诞的轮回中。这使得他小说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结合得颇为成功。像19世纪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那种纯情的梦，已经很遥远了。后来，在昆德拉移居国外后的小说中，对社会的整体批判，开始愈加转向对人类基本存在的思索。

它越来越和注重形象的传统小说分离，成为一种用符号组合的能指的小说。对概括的迷恋，演化成夹叙夹议思考议论的形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类似于论文的小说文体。人物思考和行为的抽象，使得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愈来愈模糊不清。阅读的预期，不再是根据人物的行为去认识作者的世界（比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而是被人物的思考引向文本以外的世界。比如，在《生活在别处》中，昆德拉探讨了人类激情和绝对的后果，其中的人物却无一具有一个所指的名字。就像卡夫卡那些没有名字，没有个性的人物。他是否想告诉我们，在这个绝对历史化和公众化的世界，个性和私人生活已经变得毫不重要了？

这种现象当然还表明，昆德拉对存在主题的关注，远远甚于人物本身。因为谁也无法肯定地说，他能洞察别人的内心（“作者让读者相信他的主人公都实有其人是毫无意义